

《君子之交淡如水 —— 憶兆傑》

我在2007年十一月杪，曾寫了輓詩《夢回千杯少》，首句“一陸三黃返太清”裡的“三黃”，第一個指的就是兆傑兄。文末，我還補充了這幾句“……同窗悼文寫就，輾轉反側，夜深難寐，枕中成句，拈其中數字以為題，附諸文後，輓我英靈。”兆傑兄就是在那年走的。

欠債還錢，理所當然，有時候還的不容易。然而欠了個人情債，雖不會因被追還而要躲避，但還起來，也不見得容易。我在上一則週末談《天主教與我》提到的那一匹債，也許應該說那一堆人情債，是沒法還，或還之不盡！然而在該文，追述的是群體性的人情債，有時候，還勉強能通過捐款等渠道，表達一點感謝的心意。可個人的人情，領了，回答嘛，就苦無現成的方式，因而耿耿於懷，更何況幫過你的人，走了！

昨天，收到一份電郵，看到2017年12月出版的《華人文化研究》的目錄裡，列有《黃兆傑教授十年祭專輯》。瞬眼間，他走了已十年了！

由於我的脾性，所謂“淡如水的君子之交”的朋友，少之又少，有之，兆傑兄是為數極少的一位。

我從來沒跟他在飯館或咖啡館約見；他那道巧手的清蒸龍蝦，我沒嘗過；連他住在哪也不知道。可是當他知道我的碩士論文寫好，他主動提議，訂正我用英文寫的序言。還有一趟，他知道我要到麗的呼聲，主持一項校際粵語演講比賽，他又主動到我家找我，要陪我一起去，幫我分拿那些銀杯、盾牌和好些雜物。

1997年訪港時，我在地鐵遇見他。那是我最後一次跟他見面。他聽說我在研究聾人手語，問我為什麼選擇了這個課題。匆忙間，我只說我一直對啞劇和手勢有興趣，沒談及那是為了探討語言的起源。可惜我那兩本有關的專著，在他走後幾年才面世，未及送給他了。

這一年，我在香港聽說，司徒華與葉錫恩競逐市政局議席時，有些人惡意散播謠言，對華兄作人身攻擊，說他是同性戀者。這個攻擊，在當時香港的意識形態裡，特別是教育界中，是很致命的。

據我所知，當年兆傑兄本來有很好的機會，在系裡晉升教授的，可是他的申請被腰斬，原因是有人說他的生活態度，所謂“私德”，會對學生產生不良的影響，不宜考慮，叫他蒙上這個不白之冤。常言，“欲加之罪，何患無辭？”我們這位瀟灑翩翩的才子，曾有多位女士對他表示仰慕。但他不接受她們的愛意，這是他個人的選擇，“吹皺一池春水，干卿底事？”與這些“衛道者”何關！幸而這些閒言閒語，只能得一時之逞，並無礙於兆傑兄在系裡繼續授課，培養一批一批的學子。

十年後，仍有同事、學生懷念他，這是很不簡單的！